

綠漪草堂文集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二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議夷

鄉里團練事宜議

鄉里團練者所㠯保守一鄉一里爲守計非爲戰計其事與官
制之招募練勇有別故其法次有殊也須土著而有身家者方
可充丁不得雇倩境外之人普代蓋土著則有世守弗空之義
有家業則不患其爲非倅奸也若一境得數十人練習有成每
歲於農隙月一肄業焉卽古人寓兵於農之法平時可㠯防禦
竊盜閒有風鶴之警不至驚惶失措矣

掌勇技擊之流鄉中間灰有之然多不適用蓋彼意在防身故貴不持器械而社搏又必練其身手堅實受搏而不傷是僅㠯之防怨家而非㠯弭寇盜僅㠯免人之搏而非必㠯搏人也且其汰勞而覬成人望而生畏近有新汰一廢舊汰之板滯惟㠯身手便捷爲主不必甚有氣力文秀子弟皆可爲之故選擇敎師宜取新汰

議者輒云富者出財貧者出丁獨不思傭工力役者多粗笨不能旋轉而富賈家當無壯狡猛捷之人富賈貧賤有殊而身家性命無殊禦患捍灾是何等事豈灰如平時之營優處尊諸事可㠯多金市乎故司事者當出子弟㠯倡之方不失身先士卒

之意氣。曷激於義而生奮於義。則可振人之氣而已。之氣。因
曷振。至材力實有不及人。當諒之。曷不至。一一吹竽矣。

士夫殷實兩家一倡。則農工家尙何推諉。惟其中尙宜慎簡。其
桀驁不馴。反繁行不軌者。不可入選。彼其平日動至逞忿。歐人
豈宜爲虎傅翼。目睭之寇。尙阻於千里。他日之寇。已伏於蕭牆。
曷云權藉其力。則又非急。何能擇時也。卽士夫殷實家子弟。曷
宜擇德性穩重之人。方爲有用。如殷實家無丁可練。可雇本境
之人爲代。或信出費。而免出下。

俱可通
融辦理

大率家出一丁。而人力眾多者。可曷二三丁。其孤獨單弱之家。
或藉力。養家者。卽不必派。不可强人。曷覩且丁。資精不賛。多如

能召一當十則三十可抵三百不精則多灰奚爲此所召不患寡也且練習斬不宜多人人多則費縣灰鶴駕馭卽境內費充人眾夾宣分團而習度易察而攷成

棍法通於槍法舞槍可代召竹矛故學習祇召木棍爲主便自所向無毒所謂制梃而可撻堅甲利兵也閑中或兼習石子若鳥鎗則鄉中固有射鳥之人可召謀諸獵者與較習走藝舞涉今因粵寇未平而設備非謂粵寇之必至患近縣或有會匪之竊發而土痞之間風滋事也事屬緩圖故可从容就理惟走藝稍需時日必先於閒中備之其餘防禦之法器械之備相時而動可也

鄉民不知戎事須將深溝高壘堅壁清野建設碉堡聯絡聲勢諸路略與講明既增其識氣壯其膽尤須陳說大義徵引故事使之奮起庶其有效外勿妄之心不至聞風而紛紛若鳥獸散有勇而且知方此子路子之謹言兵也

費用除殷實樂輸之外則惟按畝釀錢最爲平允今如境內有田五千畝畝出錢五十文便可得錢三百五十千或主佃各半或主廩佃絀或佃廩主絀則相地爲之如百畝之產計錢五千主佃分任之各出錢二千餘文自夫呂爲彼保全性命身家之事多取之而不爲虐而況不多乎或猶有慳吝不出者境內可公同處置此中有俗用
灰不甚費力不能曰一二入櫻眾議廢要圖也

每丁日食蔬食計錢六十文如團丁五十名則日費三千也。程
呂四月則百八十千也其餘錢呂了教師之身俸供頓及經理
使令之日用大略可敷故酒肴藥餌器械之屬均須自備然若
人少費用可準此。呂爲變通也。四月之後四五十日次可已得規矩則
各歸家用功團總呂時集而操之。

人數呂每甲五十爲度慎勿過多十甲爲都都得五百人邑有
二十一都則得萬人矣與其耗費而無實則不如呂少勝多卽
得三十人尤不爲少但期費不縣而事易集甲甲行之則聲勢
聯絡固於苞桑矣。

團練必兼行保甲恣稽察既清則良莠分曉自無互混兼可驅

除窩竊反賭博私宰等項條約一嚴而藉眾力以彈壓之彼其畏公議甚於畏

國法矣何地無公正紳耆地方官當慎擇之

慎擇之法只是博采周諮兼取保舉而假以權勢方能奮迅有爲若一官不肖待

人惟恐生事而束縛之使不設逞則灰何望其統馭丁壯而資自捍衛乎近者奸民屢多不靖此由法弛之過而實法密之過蓋法愈密則愈弛也何者俗奸犯上非一輸一夕之故狃以耆保畏生事而不設舉發地方官畏生事而不設整治則養奸而已矣上司以法約州縣而不假以權與州縣以法約耆保而不及以權其不能有爲一也

近來爭訟械鬪多係莠民擾害良民其有身家正業而憑勢

凌弱暴寡者蓋灭鮮矣即使有之士庶豈無公論有司之法
固在也

肆習之所必擇祠廟公地務須嚴大規條與呂紀律切禁博奔
酗酒爭鬧喧囂有不率者公同屏斥

號衣旗號之屬平時可不必用免致動搖心目

建碉篇海都神
切石室築堡廣韻博襄切韻會注
也唐書哥舒翰傳拔連城堡相時爲之不可輕舉而境內之四面通塗要隘可呂設卡設伏之處須平時
飄籌於心方不至臨事失措

自上十四條爲一時計丈可爲久遠計邇來營伍失法地方
小有變動必待官兵勦除輒至曠日持久曷若同井之守望

相助較爲靠實然若海內皆能實行團練保甲則萬世太平之業何有寇盜之煩官軍乎所議平近易行而若迂緩不及事者則所謂因時因地其所處之時地不過如此也其偏近烽煙之地自別有機宜而大端尤不外是矣

咸豐壬子
浴佛日記

湘潭城外設營盤議

守城僅固拒於城內無援衛於城外非守之諱也況潭城與他城不同他城市肆民居環於城外賊至則火城外以絕其攀援潭城南面水東北皆田易爲地道西門以外十八總至窖灣十餘里市肆櫛比於城無涉而有害咸豐四季三月賊竄甯鄉來自十四總黃龍巷入分據城與十八總斷西路唐興橋以自固

奮提飼塔公援兵速至與水師夾擊乃得七日復城論者謂先塞總後各巷口安礮砲防守如賊汰援卽日至城可不失十八總督臨湘水師衛之東則城垣西則斷橋爲壘僅後一面須防故易爲力當時援兵僅七百人竟擊賊壘十八總人笑啻十倍顧祉竄紛紛其屋不勝火其眾不足資故於城撫涉而有害然夾守者之不豫爲計也今城已增修高且固矣募練千夫足守埤矣然城閉而委十八總於外與委於外者之祉竄紛紛皆勢所必出也又聞馬頭腳夫千名皆歸部勒工匠一色搜括夾得近千最得因材之妙然無呂維繫其身則仍祉竄而已愚昧之見草如於城西北近水傍山之處大二營盤深溝高壘與城爲

犄角營與營夾爲犄角先令練勇閒入其中盡守禦法又召腳夫工匠之屬間入其中習練勇法久之自知其中有顛撲不破之方可爲藏身之固矣有警卽令入居營盤將弁召率之餉精召勵之職者得其聚蕩者得其依撫紀者得其律肯有戰艦後有堅壘而後十八總之志固十八總固而城繫於苞桑矣

腳夫令其輪班入營盤練習可不妨其本業工匠不然此舞須給發口糧者獎賞可也浚濠卽用城中練勇爲之尤可不費但必有產員嫻於戎務者督率之而鍋帳自不可少

禁種鶴粟議

鶴粟之宜急禁者有三一曰奪農田召廢五穀愈種愈開將見

徧國中但有鬻粟者無菽粟一曰驅民力而歸媿惰時交弋獲不脣俗勞安坐而會筋骸益憊將見徧國中有皆醉而無獨醒此猶一則栽種愈多吸食愈廣將見徧國中有皆醉而無獨醒此猶顯然者目而所呂不禁者亥有三一謂方今財賤此爲大端來源甚殷棄之可憎而不計爲磯石之充飢煩酒之止渴也一謂民之所利窮已奪之坊民之逆而窮不如徇民之順而易與其俗之新不如安其故此因徇姑息之說也而其一則枉衷胥且如燒鍋之禁用穀米例有常禁荒政尤嚴而未嘗行者則呂皆有規費之故鬻粟之利大於燒鍋其爲厚賄可想而知上之人方鯁鯁然恐其擾繁抑思古聖人毒天下而民讒之而不諒之由於

不毒也而今議禁之道夾有三地方禁革事件權在牧令牧令
復段事權於紳耆而歸責成於保甲斯胥役之擾案包庇皆免
宜無不行矣其猶有逾限不禁者即將該土地充公募佃改種
五穀漢儒有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自如其力行則
召上二者容有變通盡利之時斯尤要著矣本季二月晉撫有
請申閭粟舊禁一疏頗爲剴切夾業已示禁近聞黔省禁令大
行其世運旋轉之機乎

修湖南通志議

一志名宜加標識通志之名始於鄭樵其後於行省志乘皆曰
通志然樵書一而已方志則廢續無窮不但口稱筆引必連舉

某省曰別於樵書卽曰某省通志又不止一書必別之曰某人
某季所作而稱引之辭縣矣歟尙載有曰圖志者

梁人有岳陵志宋人有靖州志見宋史

有曰圖經者

宋荆湖南路圖經見通志略

有曰集志者

秀星沙集志見宋史本傳

有曰志甲志乙者

宋馬子嚴岳陽志甲張晉道岳陽志乙見直齋書錄解題

有曰總志者

湖廣總志四川總志皆明人作見經義跋

有稱季號者

唐元和郡縣志宋太宗寶慶四明志明人省郡各志多冠邑成化宏治正德嘉靖季號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

有稱幾修者

書錄解題有赤城續志赤城三志既不盡沿通志之稱尤欲不別使人易明也今湖南通志旣
兩修矣滌初修之志必舉桂林乾隆二十二年陳公宏謀修述續修之書必歸撫部

嘉慶二十三年巴哈布公爲巡撫志書實方伯翁公元折主持也且地方官吏之於志書監理而已不必皆與纂輯之事豈如韓戶翰邑廉繫蒼功之

名實相符其間其知乎則不如標季標數之顯然無煩攷索於誰氏也

一門類宜畱舊式更有紀襄志傳各類志特其中一端耳若方志既曰志稱則所分門類如天文疆域山川人物皆可概稱曰志不必別標傳記之名惟疆域志須先曰圖選舉志職官志須加曰襄此非務襲更名曰僂尋討也近時通人俗志多取裁古籍參用更體冀洗方志之陋然陋在不實不詳不練不雅不在體式之沿襲因仍四者之弊不除雖體式之殊異仍無當也且方志之俗雅同觀雅賞其精詳俗悅其明曉使夫舊型舊俗可式澆漓故蹟成規足資攷鏡斯編摩非社循故事耳若夫意

在崇高體臻奧異，㠯成一家之學。此於私家纂述爲宜，非所便於通行之書也。

一詳略宜有折衷。苟援菴功三卷，輯㠯二卷爲辭，則諸叢割棄語，禹不詳此浮慕簡古，㠯便艸率成書也。然至蔓衍蕪樸，漫裁制，夾何足取。聯與簡其失均矣。而志書則从簡者多，其於劄傳往往㠯虛辭數語，綜括生平，如箋候恭維之辭，如計典攷成之語，試思空言孝悌，則何人之不會閔；社夸俠義，則何士之不畧荆。在俗者㠯謂包括無遺，并得史公之潔，而不知其爲馬首之絡，不別牝牡驪黃者也。或㠯其人本窮徵實，聊與翻空，此又瞻徇之弊，滋爲衆目之棄。夫襄章之道，闡及幽微，況於名伎。

然須臚陳事蹟本末分明卽至一裁之長一節之譜尤爲據事直書無庸牽綴卽爲坿蓋蓋官書之體與私家紀述不同載筆之體與文人纂著不同文人卽文爲重事多則鶻歸貫串故損事卽就文官書卽事爲重文多則涉緣飾宜損文而存事然則事之富者雖累牘不厭其縝事之儉者卽數行不嫌其劣文之詳略蓋準諸此丈何容大成見卽訛簡乎

一編帙宜分合隨便乾隆初勅修舊志爲卷一百一十有四爲冊若干嘉慶末續修舊志爲卷二百爲冊八十有一倍於尙矣今乾隆舊志閒見一二而已嘉慶續志板片尙存已多漫漶而傳本尤不甚多往往求之弗獲緣編帙縣重紙墨糜費當時卽

未能多印廣行。夫恃板枉可。曷續印不知。印夾纂鶻。非百數十
部不能開刷。一時安能集數十需書之人。醵費而鳩工乎。書買
售脫價約十緡。寒儒那能辦此。故無論外郡遼遠。卽近在省會。
試問幾輩曾見此書。然則窮力而成鉅編。實浩費而爲廢物也。
且書之門目數十。觀者豈欲悉攬其全意。所專注偶一跋稽。而
它端則所不顧。志儒林者不必兼讀列女之傳。跋文苑者何暇
旁涉田賦之規。若全志可合可分。則各隨其取舍之便。而單行
之本。轉得廣布人間。領珠之接鱗爪之棄。在夫人意嚮耳。跋直
齋書錄解。顯唐載文志四卷。臥新唐書中錄出別行。是答人已
有此法。凡呂取便學者而已。又如全史價累百金。儲藏者稀。轉

賴帷帙單存資人領取不猶勝積軸之訖充鄰架乎而今之續志其卷帙又蓋縣矣

一書籍宜多方採求方志所重首在文獻文獻之徵端賴書籍
已虛辭了之至與其人全不相合皆不徵於文之故也

邵陽車

給諫萬

育在康熙翰疏陳大政最多後卒於江南值吳逆之變吳楚道

授命卽葬上元

聖眷可

想而舊志

呂三數行虛辭

美之全無事蹟湘潭劉文學授易於

仁廟南巡時偕唐

優等所著損齋詩集有燕臺渡江浮海過嶺諸篇一時名流皆

爲之敍漢洋尚書則其親炙之師嘗與陳恪勤鵬年同遊京師

西山爲文千言記其事而舊志俱不之及惟列人物蕭何類謂

歸云

云侶未嘗見其本集而但據傳聞雖行爲本文爲末次安

得盡舍其生平而著其偶然之一二事乎又常甯段進士

歲生

系守中主二三

卷之二

歲

呂文名箸述甚富俗令呂抗直設言罷官兩任皆止數月而舊志稱其政聲不呂爲儒林而呂爲循吏其失實有如此者余常竊念嘉慶修志時所采書籍必多惜其時未設儲書之所俾度藏不至散失及觀於蘓文之目則所注刊本寫本者夾復無多其餘皆所未見然簪所未見今又或見則不得盡諉於佚亡實未嘗致力於搜羅也近歲議設東文閣於荷花池上收集全省蘓文夾已略有采獲如志局及時力索或斯文有奔沈珠韞玉出顯世閒將來併貯府學尊經閣內固湖外文獻之林也其板毀本孤則用鈔存其係寫本夾爲錄副又興滅繼絕之一道矣

一舊志宜加緝補乾隆舊志初畱湖廣通志分出即爲之始諸

多未備。迨嘉慶續修則條理秩如漸臻美備。金石一門尤爲詳確。既爲舊志補綴。尤爲全志生色。然如麓山寺碑猶須訂補。而續出待補之碑復不少矣。輿圖則惟通省疆域一圖。九府四州各爲一圖而已。當於六十餘州縣各爲一圖。庶爲全備。管之爲圖者。畊畫四邊。不反畊外。雖四至八到。各注抵某境。仍未明也。當於所抵境外略書縣邑及水道。公來始了。然於其接壤。又古人圖說相資。如大小川流。當詳其源流分合。大山之在某邑。或跨數邑者。皆臚別圖。後俾學者卽說證圖與山川別爲一門者。詳略互見。不嫌縟複也。各圖之後只略載山之所在。水之源流。或謂霍山。九江之。或謂潯陽。援引辨證。其說繁多。非圖後之說所能盡也。舊志載文一門。遠規

班書近仿廟史所錄三千餘種其已入朱氏經義攷及四庫全書總目者尤間引論別之辭或錄敘文頗灰簡略且未用經義攷注畊存佚闕未見之汰無㠯知書之有無而不爲紀其大凡無㠯識書之緣起夫名爲著文之志實督人目錄之書自宋陳振孫晁公荅諸家目錄皆有發明本翰四庫總目提與實沿其體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而加精詳焉故錄一書而其書如見抑又學問之林也如書傳會選者乃洪武時茶陵劉公三吾奉敕之俗緣畊太祖目驗天象知天非左旋已蔡氏書傳爲未協爰命儒臣勘正蔡氏諸失而爲是書若此之倫所當備錄㠯曉學者若僅記書名則點兵冊記

帳簿耳惡枉其爲藉文也其餘各門或檔案取諸有司或底本沿乎縣志不加破察詎免壅謬而人物一志爲尤鶻世遠則無訛撰稽時近則予者濫施求者輿挾愛憎消之儻眾撓之鶻乎其爲南董矣

收儲全省藝文議

天下可資之物莫如書天下可資之事莫如讀書讀書者常苦書之缺少則賴有人梓書梓書者不保書之敝佚則賴有人聚書聚之於私不如聚之於公聚於窮鄉僻壤不如聚於通都大邑梓書之人莫箸於琴州毛氏汲古閣自明末昌來所梓之書流傳不替也聚書之地莫著於甯波范氏天一閣自元明昌來

所聚之書皮藏撫恙也然則梓書與聚書其爲有益於世不必有所顧慮彰彰明矣今不論待梓之書而先論待聚之書不論聚天下之書而專論聚楚南先哲纂述之書攷嘉慶末季續修省志載文目錄所載經史子集四部凡三千七十四種而目見指數僅可百計何纂述之多而遺畱之寡歟往在國初明史館開徵取尙勳勳舊家集多無呂應其後儒臣奉 詒修儲四庫而湖外采進之本末屬寥寥蓋兵燹敝亾無人收拾其遺佚於荒郊野屋者或百數十季而不遇物色之人故蘊蘊終古而不出也邇者盜弄潢池聲教文物之邦多被蹂躪吾楚士氣騰奮期於敵愾濟艱良由敦樸嚮義矩矱秉自先民守闕抱殘沐

沿溪於遺教故能然也然文事灰因之稍息矣今大鵠將夷凱
歌待奏正宜反時襄輯將此三千餘種者聚而藏之會城俾千
季耆宿之精英不至愈久愈湮曷訖於澌滅豈非功德之大而
義所當爲者哉夫編錄至於三千亥云富矣其中經學史學之
精微九流百家之秘奧罔不備具學者可曰沾丐無窮而故家
遺俗流風蘊政尤數典者所不當忘今人好異尙新往往遠徵
外間近世之書而自忘楚國之寶不已儻乎或曰其事縣鵠則
應曰然然聚書視平賊孰鵠今曰四海之廣百萬之賊而得自
漸次翦除者惟合志而同力目苟眾見其當爲而必要諸成則
何縣鵠之不可爲而況聚書乎平賊有法聚書亦有法條列於

左

一自嘉慶續修省志經今四十餘載新增之書又已不少而舊
刻之板失者當尤不少志所著錄未必能得其全然苟按遠攬
輿目三季雖不免遺珠之歎當尤有充棟之觀

一省志所載注有刊本寫本字樣其注見某府縣志者殆所未
見也然當時寫本後或刊行如余梓吾周半帆諸先生等集所云出府縣志諸
書夾多傳本蓋但爲別目計未爲儲書計故上未嘗廣徵下不
皆呈送也此次收儲之書不但便於學者檢尋兼可爲修志張
本卽它日翰廷續修四庫不煩臨事搜羅所謂一勞永逸

一儲書之所祇須大屋一間透風避溼近水遠火而額之曰寢

文閣三字其地則在五忠祠求忠書院之間。昌黎北地稍空曠不羣人煙而祠與書院皆有董事之人可就便經理每歲由山長擇一肄業諸生稍增廩資俾司出入事成當議刊規條目坐久遠。

一書既徵齊當刊目錄本書大旨略述義例其會采入四庫全書及崑山徐氏傳是樓諸書目者均與載刪未見之書則存其目目待續采

一現有刻板之書其後裔族裔自當送置閣中所謂藏之名山也較子孫護守尤爲得力無板而有書者同碑記行狀墓志墓制碑試帖其流傳甚少之本若藏者惠然捐送當於目錄中載

明昌著其美或孤本不能割愛卽照鈔一部校對無謬送入閣中者次與載明若力不能鈔則閣中僞鈔鈔完歸還原本其本無刻本而但有鈔本者同或買書捐送或捐資

鈔送錄中皆爲載明

二 輜軒之采古設專官文獻有徵事關國史非細事也庶士

諸謀於下大憲主持於上各縣各學甚與勤亦斯得之矣固不甚費資財也采獲之書由各釐局或相知親信之人徑交省城鹽茶總局或求忠書院皆卽時登冊甚發收條如各府州縣皆能照辦爲證要

廣

擬請開特科裏

爲請開特科曰策眞才曰收實效曰儲經濟曰廣登進事竊曰

取士之法三代而後漢昌經術而士隆氣節晉唐昌詩賦而士工詞章宋昌策論而士長辨說唐明昌制敕而士蓄揣摩窮則必變者物理之常而好則必甚者轉移之效故欲下之正所趨必上之端所好斷斷然也國朝承唐舊制昌制科取士名臣偉績悉出其中不可謂無實效故康熙初偶廢而復興乾隆初兵侍舒赫德奏請更制復爲部議所格非計積重翦返良昌試歷三場則學識必見淹通字限七百則議論縱橫馳騁體製固無有謬於此者矣然而簪之爲制敕者取諸經史故文采足昌練其才今之爲制敕者卽取諸制敕故才不足昌舉其文且五百季來無顧不備名臣林大幾無遺義可尋昌至理典經

制諸有一種應付之語動至千手雷同又往日主試多命典實之題旨徵博洽其弊每論鈔寫或僻奧窮反矯之旨清真則掉弄筆機全無書卷至一篇之中鮮見實字蓋自嘉慶旨後專尚清利而士子益束書不觀矣至經策兩場當徵實學乃虛應故事尤多艸率完篇卽其如顥敷暢文采可觀曾何裨於國計民生之大哉抑又聞之長於禮者不恥其不知樂左氏傳云人各有能有不能業專則精驚廣則荒故古人積數十季之功目成一業旣不目貪多分其力并不目驚名紛其心今乃經叟焚試詩文櫟施實火鶴望於後生末學其力能兼者反所學之成而季齒已邁不堪用矣夫所謂有用之才者在兵農禮樂之

習其事而所謂制裁之法者，在排比摹擬之熟其機人自出就外傳。召後敏者十季而蚤嫻鈍者畢生而弗得。故高頭講章新科墨卷，輒皓首而不能離。雖有它書何暇旁及。臣愚。召爲十季而熟排比摹擬之機。何如十季而習禮樂兵農之事。若摹擬排比之畢生弗達。將兵農禮樂之畢生無期。是故排比摹擬者汨沒才智。銷耗精氣。虛糜歲月。然而士之守此而不悔者。召出身之路。舍此無繇也。古者四十始仕。出謀發慮。其必在四十。召尙學於所當謀慮者可知也。今自童試至禮部試。皆召八股程式限之。迨入詞館。猶課召詩賦楷法。詞臣之殫心力於詩賦楷法而不暇旁及者。尤與舉子之竭歷於八股。殊驟膺民社之任。

而算知所措者。豈其質地之不能爲實肄習之未嘗及也。夫習於此猶患其不卽嫺於此也。今所取者詞章文穀之微。而所期者天地名物之大。取之之法與期之之心。固已大相刺謬。而奚㠯收實效乎。然而三季大比之科行之已久。積習鶻驟奪也。奪其所安。則逆其志。責其所鶻。則失其恃。爲今之計。尊若於常行科外。別開一科。定制爲六季一舉。其試之也。或策或論。天下之務。不外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卽畝六科中條陳時務。務在援古證今。明確通達。而長短不限。㠯程略仿古人鄉舉里選之意。令中外官保送。濫舉者罰。則可杜夤緣援引之私。灾卽鴻博科之往例。其㠯六季爲率者。覓其期。則撻討之功裕。定其制。則嚮往。

之志堅俾士知舍帖括之外尚有一途自獻納則相率而讀
有用之書如是者仍常行之科則庸才安有特設之科則異才
奮固竝行而不相悖且此重則彼輕異才伸將翻常行者尤不
黜而自退抑舉而不至於紛更潛移而不至於驚怪臣愚昌爲
轉移人材之法實無過於此再查本翰特科行之屢矣然博
學鴻詞科則猶涉詞華不切實用且無定制不能鼓勵人心孝
廉方正一科庶可得愿謹之人而幹濟或非所望其能如嘉慶
元季薦舉之嚴如煜者鮮矣歟當時所策者平苗屯田之事如
煜條對深合機宜卒昌縣令發陝西銅營游歷監司屢著勞績
設非特科拔取幾何不至困蹠名場此卽異才出自特科之明

證也況制政一端太平日久廢弛已極帖括家意念所不到并
紙上之談而灭無之一旦驟託干城安能成算在胸指揮如意
豈知兵可百季不用不可一日不備尤要務之不容忽視者乎
伏乞 皇上特沛 綸言早與更始召佞性天下之志氣將見四
海靡然臥風應徵者多則艸野之選才胥出應徵者少則士林
之愧厲蓋深迨明舉之後歷季一紀眞才未有不輩出者也至
於科之命名總召諳練時務講求經濟爲主方爲切實庶人知
愿謹文藉兩端不足爲 國家報效必盡思所召副 聖天子
旁求之 盛典矣臣深維時勢博采論說召爲大易所謂窮則
變變則通者於是乎在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

施行謹 奏

綠漪艸堂文集

卷十二

七

大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二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三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敍

易鑑敍

經學惟易家最夥漢書稱丁將軍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而列於志者凡十三家魏王氏注易悉屏之漢學遂廢李鼎祚采輯舊文於唐漢僅得孟京二家蓋其時丁說已久佚矣自時厥後心智百出尤如易之變易無方二千季來說易之家幾與季數相埒而與之埒聖俗易呂坐教後聖學易呂寡過其堅爲詭僻曲爲比附而不切實用無當於四聖人之經旨者皆棄

言也。侍御歐陽坦齋先生受學於先族曾大父慎齋鴻臚之門，繼之主講麓山二十餘載，講授之暇成易鑑三十八卷，所引漢呂來易說百家有奇聞，拊案語引申之，體例卽具其中，專推天遺呂明人事，凡名理之杳冥圖書之转轕，皆弗之反，而又能兼集眾長，無湛宋門戶之見，心術之端學術之正，異於書乎見之。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天地萬物無不綜括，雖方技之末，火得竊其一端，曰爲據，依然曰語，學士之討論，吾儒之循習，則必其炯然法戒，可爲身心性命之準者，始足曰傳於人。宋儒自司馬溫公專呂人事說易，逮李泰發楊誠齋更曰史證，經然湛魏諸家，已開其例。先生之纂是書，殆本李楊兩家之旨，而因呂博涉

羣書彙而萃之不獨使遺編之蘊重出人間卽其爲寡聞眇見者俗饋貧之糧抑尤不少矣某於己丑之歲撫銅合河康公訟遺卷中甄送麓山肆業其時適已授徒它所未及躬廁門牆迨丁卯應選拔科復與先生次孫世隆同譜衣食奔走卒卒鮮暇比思執經請益而先生已歸遺山矣冢孫學博世洵刊書成來屬爲敍其緣起可謂能承家學蒙意呂書所引姓氏宜箸其時代爵里及所箸書其中史事宜注所出姑詳其顛末更爲嘉惠來學惥鋟木已竟無訟補入學博它日當別爲一書坱肯書呂行抑經有大義有小學如乾六爻自初至上由潛而見有漸進之象九四或躍在淵淵不下於田可知也本義訓淵爲上空

下洞深昧不測之所。但不如說文訓。固爲回水之確。大有四象。辭明。辯哲也。哲之義爲。明其字从日折聲。與訓色白之哲。从白析聲者。音義皆別。而今本多譌。以致相沿用。明晰字樣。此皆小學之宜究者。某嚮爲易詁之書。取自漢迄唐之故訓。呂補丁將。窮三萬言。亾佚之闕。日月奄忽。卒業無期。易中疑義。不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質之。覩是編之成。益爲之感慨太息也。遺兇強圉。協洽。

六書統跋自敍

曩季二十入庠序。治舉業時。惟知宋儒小學。而不知三代周時之小學。稍見摹刻印文者。有所謂六書之本。而未見後漢許氏

說文解字之本。遭炎歲壬辰，亟周詒樸子堅自京師歸，攜有篆書橫幅。曰此泰和孝廉陳瀚東之所書。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欲通篆文，先熟部首，故㠯自隨。如需此者，瀚猶居京可要乞之。逾年寄金壇段氏所注說文本來。此汝懷敘事小學之權輿也。其後遭州何伯子紹基子貞，夾攜有陳瀚篆書分㠯見贈。瀚自九歲習篆於常法外，參用漢人碑額而益變化縱肆，結體使筆如俗行艸脫，盡叢來翦秃豪穎，排比勻淨之習識者頗訝爲異觀，謂不能量其所至。嘵何瀚幼季方舟六人，歎絕業之不終也。汝懷旣得段氏書，課徒之暇時紬繹之，覺其精絕處得未曾有。因㠯知後世字書承譌襲繆，卽玉篇廣韻未爲盡諳。時邑中舊

家刻有集字一帙蓋取十三經中字首四書呂次反諸經除其
模出得若干字而不載音訓乃專爲開蒙認字計因思卽其字
而釋其形聲與義爲十三經字原謂體之原音之原義之原也
嘗呂質之何伯子及新化鄒謹勛叔續皆憇惡之而體例迄不
能定何者呂經書爲次則不當首四書字旣模出諸經彙無類
例攷字者何所適臤故曾寄叔續詞有字原猶豫之句蓋或俗
或輟者久矣又嘗欲卽六書類分何伯子曰其如假借何思之
更然且不獨段脩更窮爲轉注計也又嘗欲爲經傳金石假借
字輯已略舉百數十字而此途懸極其見於經傳注中云某字
與某字通者卽屬假借此皆人之所已言其所未言而訓釋家

并不知爲段僧者觸目皆是卽紀呂連篇繁牘而不能盡大抵六書中指事會意象形字不多惟諧聲爲多然猶可指數不侷段僧之不能紀極故六書不能類分也思之篆率惟呂分韻紀錄爲得而分韻隸字其事匪易晉李康伯韻譜後儒非之謂其篆亂始一終亥之序其書未見而小徐所爲篆韻尤非譜本卽近出各本都無足據迄同治庚午之歲長子萱自瑞州軍營歸休乃自分韻屬之費竭數月之力甫能成橐用頒行佩文官韻爲本每韻先錄全文而錄篆文於楷書之下並解說原注音切全錄之二徐及後來注家有所補正夾選錄之而此字之體與義與音三者悉明矣其徐氏新附字夾載其篆與解而標明

新坱不使混入原書。其有韻無篆之字，則本諸字書韻書之音義而酌載之。其有篆而韻書未收之字，則準其聲而列於韻外。如是而許氏原書無遺字矣。不用廣韻者，廣韻字逾二萬數倍，今韻徒多而眇用也。蓋凡爲一書必期有用，今學者苦說文之窮通，而原本注本俱不易得。小學之書近謹滋縣學者草適畝也。今呂許書爲經，而緯呂後來各家攷證之說，則始制之文字，明不遺韻字，則後世之字爲有本爲沿譌矣。明攷字者一屢卷，而知此字之有篆與無篆之爲正爲坱，韻之何字不見篆篆之何字不入韻。與夫指事會意象形諧聲假借悉具其中，轉注則別自爲說。故顏之曰六書統攷欲目并包字書韻書之用，而除

其糾紛迷眩。自清豁學子之日。吾雖勞而人得其逸矣。蓋所排纂原橐。凡九巨冊。自其殉節未忍廢棄。命諸孫襲藏之。訂補移錄之本。凡十七冊。未惟許氏原文撫遺。其參訂之說。未盡錄入。而參訂灰未能遽畢也。堯緒己卯秋日。

文字偏旁舉略敍

學者欲通六書之旨。首在象形諧聲。自文字之屬形聲者爲多也。形聲既得其道。過半而形聲之顯然如金水火土艸木蟲魚。各部之諧聲者易知。惟隱僻未經辨識者。既不悉爲何體。灰不知爲何音。蓋有日日習見其文。而終身不知其字者矣。往者嘗爲六書統。破未及卒業。又分韻摘取其字。字撮其義。如用从上

中周从用口寇从支完竊从穴米之類。昌黎童蒙破索謂之記字珠而於偏旁之義未能鉤元提要。愚學者但循其當然而於隱僻之處仍多習焉不察故要爲一編。龐舉大略。昌黎省覽丈不悉錄全文如从此得解則自將求全而有得矣。忘筌之日矣。光緒二年桃始萼月。

湘變攷略敍

凡物有常有變而至於烽火照乎郊原戎馬偏於井里則變之大者也。星沙當湘流上下之衝。明季遭張賊荼毒慘酷未聞於壽叟潭甯二邑爲尤甚。而自康熙十七季戡定滇變昌黎百數十年安堵無事。承平日久戒弛玩生方且窮極其口體之奉。相

尋於睚眦之報。呂縱欲而肆志。至器亂之際。事往代邈。雖淵雅
者不盡能詳。何者。思慮所不屬故。目有弗及也。蒙固袞杞人
之愚。淡維古聖居安思危之義。攷諸載記。源自漢晉至元代。輯
爲一卷。勝國距今爲近。風土大約無殊。見聞尤切而廣。輯爲一
卷。妖星怪雲變之見於天。土崩水溢變之見於地。人事弗修。咎
徵先兆。所賈遇灾而思想。輯爲一卷。冠諸昔知彼之所。呂攻卽
知我之所。㠯守譖應變之方。練濟變之才。庶幾先事而預防。輯
爲一卷。坿諸末。易乎。凡今之人。宴安逸樂之場。皆當日祖若宗
灰趾逃亡之地。試揭是編而瀏覽之。有不心靈髮指者乎。夫飲
食不得其宜。而流爲訟獄。訟獄不得其理。而至於兵刑。雖變之

大而莫初起於甚微於其微而謹之修之可召祥和而消沴
厲故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逆百之言利於行苦口之
藥利於病戒慎恐懼之心多斯騎盈暴厲之失寡將種種惡孽
可召不俗是書之輯不爲無益矣己酉七月

湖南蘓文志敍

蘓文之爲志肇於班氏漢書凡記載一翰纂述之目與篇卷
而後之爲志乘者則沿祝穆方輿勝覽集錄詩文多篇已爲蘓
文一門而別載纂述名目不謂蘓文也嘉慶末季續修湖南通
志已詩文題記之關於山川古蹟者坿錄於山川古蹟之後已
纂述名目錄爲蘓文之志沿班書也自班志之後各史皆仿其

例或謂之經籍志而目錄之學曰輿官私之書如宋之崇文總
目直齋書錄解題其最著者自是踵起代興指不勝屈至本
朝乾隆中儒臣奉 詈編纂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稟承聖
訓各書皆爲提契旣發其體例復判其是非使學者曉然於良
楷白契之分卽不見本書而具識本書之端委洵度越千古而
坐則百世之書。灰省府州縣志書所當遵法矣今之志書但載
書目并卷數撫之誠不知其果有是書與否。杜存虛器撫牌攷
尋丈何謂乎。惟嘉慶通志多取證秀水朱氏經義攷及四庫二
書或注刊本寫本則當時所會目見餘仍舊志錄目而已。然得
見者不過什二今之所見則又不見什一歷五十季而載籍敝

佚如此可無歎喟然不及時董而理之將敝者蓋敝佚者蓋佚而終至於不可究詰者非勢所必至哉不佞措意文獻有季常苦冊籍舞从采緝近歲文徵之役頗有不傳之秘出乎其間遂謂可爲謀野之獲屬當道有重修通志之舉檄下州邑徵采遺書於是私爲跋索先就舊志所紀核之知其於四庫總目漏載若干於經義致漏載若干所載夾微有舛謬至其於論說是書者徵引舞多則又方志之末見鉅習一則務从簡約目省卷帙之縣一則芟去舊之意夫隱惡揚諧之義於人則然然且一意褒揚有乖信史至於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正當藉通人褒貶之辭臣不後學鄙嚮之準庶恂惄之儒不至師心自

用輒召訖言膚說坱於箸俗之林其爲益非淺眇也今舊志所錄至三千七十餘種使漫無別白將尙之人率爾爲之後之人復率爾錄之欲召是炫其多邪雖多丈奚召爲而獨不計後來卷帙之縣乎故夫卷帙之有益者雖縣而不厭卷帙之無益者雖簡而無取則柰何社省論說之辭召爲簡也抑舊志集部最縣其曰橐曰艸曰編者慮多時艸參雜其中時艸固尙人一生心力所萃其精淡者往往非小儒所能言矣何可擅而不錄惟其體涉排比與試律試贍同爲科名利祿之資所當別體分編召存限又舊志召外人紀載省中之書併錄編中但有僉才異地之嫌謂掌故須存夾當歸之冊錄爰就舊志所錄稍釐定

之曰待新增。邑爲新志之檔本云爾。

湘潭十修志彙總敍

班書地理志稱某郡治某縣謂邑其縣爲郡之治所故縣丈謂治官府之廨舍出治者也四鄉之化皆由於治當邑城池爲晉而後山川疆域遺里遠近皆邑城之準之縣之形勢沿革及舊縣所在當於此詳之呂志白志別標沿革公署張志例公廨於職官門今併其次疆里自黃帝畫墾分州而後我疆我里此疆爾畛垣畎畔禹四至八到明而俗稱鄉里今稱都甲者可邑社箸及驛傳鋪遞祠廟寺觀冢墓古蹟丈分載焉呂志邑郵鋪均公署別太寺觀一門白志仍之別太古蹟門而坱冢墓張志驛傳鋪遞及祠墓皆別太門今併而山川之遠近險夷可得而紀矣。兩山之間必有

水兩水之間必有山故山水必互相發明。邑廟脈絡邑之大小
川不過三四經流支流既皆而不通舟楫之處往往源遠流長
則標其出口而併滯其凜頭而破塘泉井之灌注多田者屬焉
班志溝洫之義也。凡若此者皆有圖。邑廟之地土所產皆重正
供爰敍田賦而社倉義倉所曰圖覆於豐而補不足也。生事既
遂所患逸居賢聖經猷加富曰教乃志學校豈惟文學彬彬哉。
夫且禮儀卒度記曰安上治民尊肅於禮故典禮尚焉而所邑
舉而擗之者官師也文武各舉其職而邑治事者後事之
師或頌聲宋宋或到今猶稱觀感所由興矣。舊志太職官一門
分官制兵制公廨
額名表名宦傳諸目今公廨歸入城池官師
制卽該文卷可不別標兵制惟表傳仍舊官師俗育之久國

家於昌黎才二百餘季人材輩出科名鼎盛故選舉不可不志而人物則不獨蜚黃騰達之有可紀也忠孝廉節昭質無虧卽韋布之士鄉曲之氓有可述焉而其中秀者發爲文詞樸者勤於學問若者經文淵甄錄若者曾穀海流傳遺韻闢文所當收采班書所昌黎志載文今曰文籍猶其意已兩閒靈氣男女杖鍾閣汶之夫或遜巾幘中壘俗傳式煥管彤劍女之志豈能遺乎呂志昌旌表祠祀劍傳季例劍名分紀白志增朱旌表賢孝貞壽流傳張志節婦傳三卷奉劍一卷孝婦守貞孝女貞女烈婦劍女賢婦一卷今約呂貞劍賢淑節孝季例四者分紀而已大端旣畢風土可得而言風昌黎其俗之自省土昌黎其物之所宜呂白皆分二門張志歸并然不能有昌而無變也兵戎爲變之天而五行沴氣災昌時俗故舊志歷

紀灾祥究之祥偶見而灾爲多

呂志紀星變白志呂非一邑得專刪之惟紀水旱蟲災張志仍

之今增入兵事邑志僅存備一門兵燹無可據故類紀於此雖然豈無補救之道乎古者遇灾而懇懃於臨事不如惕於未來修德行仁足邑弭患消沴邑數被灾而不至顛沛流散則拯卹之效也故志謙舉終焉

湘潭人物志敍

謹案志乘之紀人物或用統紀或邑類分類分者邑統紀之未便攷稽統紀者邑類分之頗窮恢當故臨文不免躊躇也然歷稽膺志類分較多吾邑舊志丈分鄉賢孝友忠義政績滌行文學謙良施濟隱逸方技流寓仙釋十有二類綜而核之則鄉賢云者義取式法一鄉其所謂賢才不外仕學兼優文行並美而

實乃空名。詎欽其寶。且旌典出於鄉評。故功令現任三品。已上祖先不與崇祀。已防瞻徇。而近時推舉。尤漸多寬假矣。它日或有夤緣倅獲。不將援例。已與賢哲同列乎。謂翰廷已經品題。無庸鄉人擬議也。孝友爲潭行之最。諱良友潭行可賅。三者區分殊邈。量較而潭行諱良各傳中。又無不述其孝友者。蓋齣劃之窮也。政績一類。則顯達與令丞姑別。文學一類。則詞翰與寒畯同科。夫崇卑伎殊。斯政殊而續文殊。出處地異。斯學異而文才異。此在所宜分矣。至於隱逸方技二類。邑實無之。強綴數名。取充類目。殊可不必。如隱逸類之周氏星。郭氏金臺。遭時不偶。溷迹終季。所志不伸。原非巢許。方技內之繪事。醫學。文人。

餘事往往而然其中或爲學官或有箸述豈宜舍重就輕又如
劉氏授易本才人而入譜良張氏份有治績而入文學陶氏者
已志士而入方技若斯之屬儻多失倫誠哉愜當之薦矣今勉
更爲名德品望行訖才猷循績教育耆宿文蘌施濟忠節流寓
傳釋丈十有二類而申其說曰答子思子稱舜爲大德又稱必
得其名聖賢固兢兢於名之無稱德之不大也邑如恪勤陳氏
名在天下後世其所建樹功績丈皆其德爲之邑名德易鄉賢
覺鄉賢猶虛美之辭而名德爲舉其實也歷翰館閣之設所邑
儲大用之才內而游登宰輔外而歛歷封圻皆肇於此其文則
摹繪乾坤之文其學則經緯天地之學不得曰一才一技蓋之

而其獲上信友一在於品一在乎望故次呂品望

已轉科道猶未外任者屬

於是舉漣行孝友譜良并爲一類凡至孝至弟呂及剛方廉

介居心之仁恕接物之退讓悉呂行訖統之而名隸仕版者則

一曰才猷一曰循績一曰教育

學官雖後遷令丞仍視其久且著者爲斷職事伎殊

敷施遂別比而同之可乎片楮可傳灰謂之文一長足錄灰謂

之學然不有孳孳汲汲耄耋不衰者乎與齡之修短天淵致力

之淺深河潦天之所限與人之自限皆可攷鏡得之憎世遠者

算由詳悉目目所及鑿得髣髴乃別標舊宿而呂文藉繼之文

官總括眾流藉呂并包方技而人物之大體與處常者盡矣呂

言其用則彰施濟呂勸譜呂言其變則襄忠節呂勵頑事出非

常惟窮乃見實士之不裔非人所忍聞故呂殿爲非遏抑也其餘流寓儻釋一仍其舊云

湘潭文籍志敍

謹案蓀文之名肇於班史臚載書名呂存箸述而後來郡縣志乘沿宋人寰宇記方輿勝覽之屬廣錄詩文爲一類而文名蓀文於箸述轉在所略卽有紀載不過書目人名而其書之有無存否皆不可知是則點將之簿量沙之籌點量旣過簿與籌皆廢物也夫自管目錄之學實爲專門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類皆紀述詳明見其目卽識其書籍呂知學中門徑及學中利病至我國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成綱括古今原原本末

本本燭照數計纖悉無遺固冊籍之淵海灭箸述之龜鑑矣今茲紀述仰承尊軌每書必詳卷目敍跋刻梓率月凡遺文軼事關掌故涉學問者皆所采錄又㠯兼補人物志之所未及詳也

人物門之未及列傳及列傳而不能悉者互見於此

四部之書當有子目而書少窮於區

分今略循四部大致或別或連務便尋檢且如詩文本有併爲一編未須分割者惟制誥試帖簪人所不別箸述者則㠯坿集部之末雖其體㠯科學而卑其流㠯膚庸而繁而如先輩功純養到其精卓實勝尋常古文故其文其人皆不可沒在慎取之旨蘊文之名旣非班志之舊沿用易混故改稱文籍云

湘潭山川志敍

謹案舊志臚列山川遠近錯雜知地望嘉慶張志稍爲分別
凡例謂仿禹貢㠯水爲經㠯山爲緯故其分敍諸山曰此某水
南境之山此某水北境之山夫禹貢㠯紀貢道因而歷敍治水
之功見貢道所由通也九州旣屬山水并敍其後導山導水又
各分敍初無㠯水爲經之意今別㠯水爲經固無不可而第㠯
南北爲分則湘之北境卽涓之南境漣之南境卽涓之北境毗
連交錯畝何劃分且水行屈曲不止南北夾有東西而又窮於
隨地易稱也攷禹貢之敍山水皆有脈絡可尋後來兩戒三條
卽沿其流故欲流峙彼分隣如山水互見敍山則觀其止於何
水敍水則觀其出於何山水㠯左右言則流行無論方隅山㠯

次敍見則遠近不相擾。既因山證水，卽水求山。原委既明，庶無
消襍。司采訪者擔簦蘸足，目驗口詢，鑿得端倪，自資紀述。其或
古今名異，問畱音譌，小有差舛，不足計已。

憲中丞官書摘鈔敍

中丞陽湖憲公之撫楚南歷三太歲，實閱十有九月而已。邦人
所屬望於中丞者，其事未竟。中丞所摺念於邦人者，其意未
竟。然其見諸施行者，固可僥指計也。往遺兌己酉饑，撫部銷公
諭民儲蓄，未久卒任惟湘潭積穀四萬餘石，邑眇舉之者，中
丞於壬戌大饑後，通飭有司，齊舉之，陸續具冊結上報者七十
萬石有奇。中丞據已得之數報聞於翰，咨達於部，而令州縣

歲會其贏絀歸并交代冊籍曰攷其成穀仍民輸民管吏胥不
與也雖七十萬石者未必悉無假借使更官一二載稽核之則
加實矣民俗嗜酒無厭計歲耗之穀每邑不下二十萬石極季
季之積案不敵一季之耗倣中丞飭屬吏申例禁民間俗酒惟
用裸糧不得用穀令沈湎者受官節使有司奉行不懈豈惟裕
財且吾易俗錢糧浮收中飽之弊尙撫駱公曾釐數縣中丞飭
全省核正禁吏胥之包攬酌辦公於羨餘勒碑定艸摹榻核驗
爲民間歲減納稅錢凡三十萬三千二百五十七緡徧爲爾德
此其大端至於澄敍官方整齊流尙綜覈名實鉢規細微胥寐
所結不啻月吉之布則懇摯之出於性者然也往間常澧之民

尤銜感次骨初算得其說會彼中人寄示治蹟紀略一編乃知
卻巨寇捍洪波殲邪匪平大獄公眾害而興永利宜斯民之沒
齒不忘且知其治一郡無殊於治九郡爲安撫無殊於爲牧守
嘗後一軌波瀾草二夫豈矯強於一時邀結於一端所能飾其
虛車邪中丞旣被議左遷囊澀不足潤屋引領東望家無尺椽
邦人惻然異聲同歎或涕泣私室欲有記述呂志弗諉屬愚蒙
詮次事蹟自維愧愁未能盡言德行言夫不足徵信則刺取其
矢言於眾入告於內者拊卽鼎州所紀卽證於人人且卽存一
時掌故俾後來有所攷核管有唐時韋景駿重過肥鄉人吏驚
喜犒餞中有僮稚十餘景駿謂曰計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

慇懃之甚咸割曰此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隄橋枋
是廟公遺蹟將謂古人不意親得瞻睹不覺欣懸夫字舍隄橋
特粗蹟目而繫人思慕如此自今方答當復何如將要證之它
季僅稚矣

麓山寺碑跋敍

李北海麓山寺碑舊稱三絕謂文及書與刻皆出其手也唐人
金石之在湖外者雖頗不乏而流傳昭箸照耀古今則自此碑
及浯溪摩崖爲最此碑又出摩崖之青且近在會城一江之隔
可日日觀賞而不厭其留遺於士夫後者當多譖本其跋覈
於收藏家者當有確論乃志乘僅紀其文而辨謬不僭市肆偶

鬻其本而殘缺相仍益名蹟之委諸艸莽者久矣余自負不知
有此碑顧未嘗肄業及之往歲辛酉偶得翻本脫漏數簡因乞
家藏幅鉤補而重裝之而剥蝕猶多則又畱錄本注補灰未
辨其譌誤也老友丁君果臣其事書局見余翻本遂出其舊藏
原本校對鉤字相與講論不已於是道州蝦棲間而和之所藏
一整裝大幅一翦裝鉅本其整幅懸於齋壁亟往觀之肅穆澄
朗有如碑文所云也大幅不復坐觀卽向僭翦裝之本幾於十
索乃得旣又畱李君季眉僭得一本而湊獵之心猶不可遏湯
君子惠歲草歸自武陵一日過余見此碑云近昌四十枚錢市
得一本未知何等旋往索取則復別假一整幅并授目歸繼又

臥曾郁文刻店假得一紙獻歲旬日風雪彌空旅館清寂乃合諸本勘其剝皴之異同而詳箸之大致夫頗了了而尚有疑不能明者則非更得舊本參互鉤攷不能釋然夫往者既不可追猶得獲此數本已供尋討已爲厚幸而有奢心然物常聚於所好誠亦不已焉知不有奇遇出乎其間此固北海曠世之精神所默相者矣同治三年歲次甲子上元廿二日書於荷池精舍

金石摘敍

丹皆學博往語余欲集刻古今碑帖若干種見余齋壁懸石鼓文舊本假公鈎摹一日便還詣其何速曰略取少許字目詢其屬意所在曰僻處鄉塾於學書一瓻苦無師承且眇帖本臥坊

肆市得時刻數種外。漢唐流傳習見之本。卽不多覩。若周秦古物。有畢生不得見者。夫欲使人生其嚮慕。必先與之擴其聞見。此棗棗之見。不自己也。及茲刻成卷帙。持以示余。則又歎然不自得。謂底本之不能精於響搨。而手民之不能工於奏技也。故社有庸劣之意。而無妙麗之觀。余曰否否。凡於形質點畫較優絀者。皆後世摹勒臨仿之所爲。非書之本原也。牛之觸牆蟲之蝕木。何與臨池公孫舞劍。擔夫爭道。豈嫋八法而觀者得解於象外。豈於形質點畫較優絀哉。而是編上源乎古初。下根乎時彥。質妍媸具常變兼綜。由一燭以知百味。臘濫觴以窮眾流。眞餽貧之糧也。雖然學資循敍等不可躡。孫虔禮曰。初學分布。但

求平正既得平正須追險絕謂循序也學者博觀約取能自得
師固不必薄今曰變古紳庸曰求奇矣

瀛海論敍

漆園有言六合㠯內論而不議一合㠯外存而不論夫㠯其思
騰天潛淵其口傾潢倒瀝顧窮於論議何哉蓋目所未覩耳所
未聞心所未通而論之議之不顧其情之妄解之誣且率世之
人皆出於誣與妄而其害遂中於天下國家故聖人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㠯深戒妄言之貽
誤於世乃今笑之父直舉六合內外而論議之則又何也夫瀛
海之爲糾紛轢轡者幾一世矣其始失於未得情勢而操之太

暨繼此日益蹉跌大抵皆執振弱酒恥之常談而不自度量卒之弱愈甚恥愈增則胥動口浮言指爲鬼蜮傳述種種惡狀傾動天下冀人人忿而誅之究所爲毀其室戕其軀者不過數見曾不足損其豪末而耗吾之金幣者已數百萬矣侵尋不已銅藏逾深笑之父乃博攷載籍證口聽睹分別鄙居不相謀廁其土地之廣隘勢力之強弱皆較若列眉焉至於援古證今疏通道遠視至怪之爲至常識至鶻之皆至易所口訖疑解惑者甚至而安邊綏遠之遺卽具其中於口知角技鬪智之無庸矣管吳江計氏俗籌南五論世頗稱之然彼所論域中目非目目不及之地也學術之弊也經芟其縣傳束之閣簡陋極矣矧夫山

海紀異之編。轄軒絕代之語。或罕世未之嘗聞。一觸於事。則人
皆予智。不求其端。不訊其末。競逐聲影。羣焉一辭。叩所召。然莫
能相喻。語曰流言。止於智者。撫如智者之不敷數觀也。然子思
子曰好學近智。釋之者曰好學非智而臣破愚。是故智在破愚。
破愚在學。學在好古敏求。不此之務。臣終於愚。又不安於愚。馴
至爲誣爲妄。且阿隨它人之妄。與誣而爲之羽翼。則愚之甚矣。
讀是編。而謂論議之易乎不易乎。必有能辨之者。

河溪張氏義學條約敍

國家所欲襄贊治理者。在乎人才。而所曰成人才者。在乎學問。
所曰成學問者。則在有教育之資。而尤資有肄習之所。是故才

朽之上灰產靈菌十步之內必有芳艸則宜眾卉之被馥於廣
涂名材之蔚起乎縣林矣然而擷英於澗而或不一獲采幹於
巖而或至罔覩若是者何哉灰滋養之無方培植之無具而已
矣識者知其然也設爲義學㠯教之有一鄉之義學有一姓之
義學而一姓之義學爲尤譎蓋姓多則好尚不同心志不齊議
論不一甚至猜疑攜貳之起於其間不若一家子姓臭味無有
壅塞而又有長且賢者主持維繫之㠯歷久而不敝夫所賢於
主持維繫者蓋凡天下之事可與樂成鸞與圖始當其繙於衷
匠於意經畫甫定而疑鸞百出且沮撓之是任毅然不惑先定
其大於不敗者㠯勝之而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抑慮之所當反

也語曰法大弊生又曰有治人無治法故有今日行之爲至諧而歷於異時則窒此日行之爲甚利而及至它日則鈍者故曰因時制宜宜者時爲之因而制之者人爲之也夫卽大易所謂變通盡利也此其道卽爲學夫然自科舉法行卽來愈趨愈下而愈忘其本不獨學之本原久失卽所㠯圖爲利祿者夫寢至鹵莽詰廁而不可問學僮束髮受經惟恐其久困於經而不速畢也經未畢而學文惟恐久滯於文而不速工也文未工而出試惟恐久屈於試而不速獲也患經之不速畢則正文且刪之更撫問注患文之不速工則舍廬理而襲取通套輒麌膚廓侶是而非患試之不速獲則乞餘郭東取徑終南不遺餘力而卒

不得則五技俱窮。技窮則不得不舍而耻業者勢所必至。然其爲學則既有季矣。試與言綱常名教之大。日用飲食之細。持己涉世之準。阜財贍家之喚。則未嘗肄業反之。而學安得不敝乎。夫讀書所㠭明理。通經所㠭致用。故古人達則兼諧天下。卽窮夫能自淑身家。且有薰其德而諧其事者矣。彼其矻矻窮季。惟求有用於世。有益於時而已。豈有揣摩時尚之習。而理既明經旣通。其於應舉何有哉。此又今之爲學所當變通俗學。㠭期無負於學者矣。醴邑河溪張氏。抑大義學規約義例。秩然誠知所㠭。教其子弟者。將見行之久遠。人材輩出。語曰。子孫才族乃大。吾見河溪之張之臘。此日大也。故樂爲之敍。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三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四

湘潭羅汝讓念生著

敍

黃節婦守節敍

邑南鄉蔡節婦游孺人既已季例請旌於朝適續修家牒將成其子遠圭具事狀介所親書來求爲母伦傳余謂守節庸行也其事蹟不出故常見存而爲之傳又非古也既而進使詰之曰而嘗有聞於節婦黃氏者歟曰聞之矣其持家儉而有禮也其教子嚴而有法也何謂儉何謂禮節婦躬親紡績力持門戶內外整肅無惰佚情無嬉戲聲無鮮華服無精鑿食不苟言笑

不輕出入守約於豐而持羸如絀蓋數十年如一日未見其常度之或易也然而窮者憫之困者振之具餐豐然供帳隆然輸貲濟饑召百召千曾無慘情故閭里咸曰婦賢其辭未畢余憬然曰是可紀也取狀核之與所言符使者農民知無飾辭狀大無虛語也案孺人游氏邑處士修菴之女季十九歸黃君辰元生子歲圭甫三月而黃君寢疾呼籲請代而卒不竚時君舅例授奉政大夫本梧姑羅宜人俱在堂孺人茹衰私室悲歎之聲不召上聞日夕撫兒望其成立遠圭未就外傳時皆秉母教經辨句讀字析點畫急則召果餌誘起之兒輒樂從不知所苦訖於成人今側敍翰林院待詔恪守慈訓不設背而馳也黃君故

有三兄縣學生秉元諒元國學生彌元一家子姓繁衍孺人於
娣姐舞閒而視諸從子如子得甘美輒分嘗之謂子夾視如母
省問不絕於戶雍穆之風實孺人致之孺人喪夫時季二十有
七歷今廿有二季矣夫苦節艱貞世所常有雖艷枯不齊寔命
不猶然夫德性之剛閭勤怠致之世降俗敝築封巨室日就颓
落輒不自給恒產既耗於情游周親遂夷於陌路由是而生鏘
銖之較駁忿爭之斃者比比然矣孺人於浮靡豔麗之中滋益
其家敦篤其親資濟於世則已之訓俗型方而何媿邪遠圭季
少顧已母氏勞苦兢兢焉惟知而弗傳恐日久或至失墜是愚
此爲知仁孝之務者故爲之敍次其事俾他日形管之有攷焉

而遠圭之因是愈呂自勵也。

自鏡錄敍

自總角時侍先王父文學君每聞嘉言懿行輒欣欣然若有慕焉比長稍有知識又頗好觀先儒言行及善惡感應之書疇冠矣行且壯矣猶在染其弗樹也自裹自棄尙可言邪往丁亥佔畢之暇偶有所見輒筆記之人事紛紜旋弄旋弃比來偶憶所筆強半遺忘因念贊賢曰知月無忘之說實爲悠悠常者明下鍼砭矧尤愁之資有得隨失悶其久而益荒也乃取遺忘之餘增呂近時所得彙爲一編餘楮過半呂埃新知取古人破鏡之義題曰自鏡錄不日把玩庶洞昭非常時流覽或參今是贊

懸鑑然一大於前妍媸畢著罔有遁形夫聖賢之經傳錄矣先
儒之語錄又錄矣胡爲舍經傳而從事於語錄蓋經傳奧而微
語錄顯而暢經傳古而尊語錄近而親顯則易明暢則易入近
則易信親則易從然稻梁菽稷皆穀也而果腹不在多貪味轉
餒矣朱綠元黃皆采也而被體取其適兼服轉勞矣然則其書
積案充篋泛濫而無歸是其心終浮而不切大非真知也是編
就日用行習之常偶抒一得夾或本前人道從道生不嫌創善
與善同不嫌襲雖義多猥陋不揣其本意甯使微文大旨多所
缺略而不欲高談元奧取飾虛車焉自昔蘇文忠敍范文正云
公嘗爲萬言書呂遺宰相厥後擢爲報政攷其生平所爲無出

此書小子何人詎望希輒前哲而任意恣情自爲之而自躡之
自蒙之而自信之自墮之而自緣之自瞞之而自負之可自轉
也而自堵之可自開也而自錮之大竊惴惴乎其不設雖然書
不云乎非知之觀行之惟觀竊嘗曠覽古今往往有匡尻自信
一得志而覆紝坐論有餘一臨事而殊輒陰陽於一時水火於
一身揆其前後邈若隔代覈其志事判若天淵故曰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曰言顧行行顧言也則于小子呂此爲
一己之爰書將必有慄慄危懼若惟恐人之持其矛而刺其盾
者而是綢抑又木之繩馬之索也已庚寅七月望後

省私錄敍

省私錄者。羅氏研孫授徒課經所爲作也。研孫病今學者經學
荒陋。緣其弊自僮時失於講解始。故於授讀之下。將註義反覆
指陳。仍令其於本日之暇。自加朱墨。翌日覆勘誤者正之。且致
詰焉。類皆能粗陳梗概。凡㠯冀其僮而習之。則所得者固而隨
時漸進。縱未能優入淹貫博通之域。大或可少損荒陋之譏也。
然而簡策積多。不免得新遺故。夫勢難取前之指陳者。二一致
詰。將何㠯覈其溫故之功乎。乃日舉經之要者若干。令條陳而
注之冊。取論語退省足發之義。顯曰省私錄。旣㠯徵其心得又
㠯要其不忘。蓋淡受自幼失學之害。而今之淡忘僮蒙者。不知
其幾費綢繆矣。夫天下之弊。在於人才。人才之弊。在於學問。學

問之弊在於帖括今世之士翰夕揣摩不出一編至老死牖下而不悔。即使叨竊科第而入股八韻之外閩所知識則將召八股八韻者服官政乎。母夫與古所謂通經致用今所謂明經取士者大相刺謬也。然今學之不講非子弟之過而師長之過夫非師長之過而父兄之過也。甫送子弟入塾而望其畢讀五經未畢五經而望其俗時文甫俗時文而望其應考甫應考而望其入泮者要不待言矣。問何㠯不讀小學諸書曰有妨讀五經之日也。問經書何㠯不從容授讀曰求精熟曰有妨作時文之日也。問時文何必如此其急曰試期在卽也。父兄若此塾師將如之何哉。況塾師之父兄已類如此也。卽有不安庸俗稍思振

拔者往往牽於衣食之念不設操瑟齊門蓋其勢不可一日不
塾師而爲此迂闊遠於事情之論行此眾謗羣猜之法又誠不
可一日塾師也於虛此積重之所㠯難返而通今博古之士之
所㠯不概見也夫帖搨則固不可廢也而今之所謂帖搨又豈
督之所謂帖搨哉原夫制科取士之意固欲於此徵學識之淺
淡故前人大㠯此傳不朽之業而不虞今人之鹵莽滅裂若斯
極也且今人之所㠯置經史子集於不顧者㠯其不切於帖搨
而有妨其弋獲百姑不與遠徵往督而卽本翰之韓文懿公
言之當時傳橐一出寓內風行歷百數十季猶家絃戶誦固時
文中之名手矣㠯大魁淳歷卿貳又科名中之顯宦矣且天

子時命呈進制藝。歎賞不置。裝潢成冊藏之。禁廷。昌時文受主知者殆古今無pare矣。而其言曰。某自少爲舉子業。先君子日命鈔讀五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及宏永。昌來諸名家小品。凡近科坊刻。屏勿令見也。後充讀卷官。上疑策中語。見問文懿對。在史記某卷檢書良是。上傳諭曰。汝經史俱熟。尋賜篤志。經學四字。嗟乎學者。不昌此爲稽古之榮。而昌爲從帖括中得來者乎。又其言曰。自某竊一第而向之譏呵者。或從而稱譽。且過其實。不知五經史。漢諸書。故在可見。特立獨行。原難諧俗。是往有志者之毅然不搖。始克有成耳。若夫古人讀書之法。致方之方。則唐宋昌來儒者言之綦詳。可一一取而覆案。而要算。

切於韓子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數言學者合古今兩韓之言繹之其次可昌確然無疑矣乎嗟乎日月逝矣桑且日淡志將曷逮前望往古後望將來言有盡而意無窮其蹕而從之與嗤而置之是又在其人之賢不肖也

重刻徐莊愍公算書敍

烏程徐莊愍公字曰君青人夾稱爲鈞卿精通天算居郎曹宣廟召詢圓廟園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臺官往往就洩所疑焉公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已意步爲細艸人見而奇之金谿戴尙書方

立董孝廉輩爭相傳鈔呂公尤精於割圓堆垛之術算術呂測
圓爲甚難錢氏本宋人沈存中說初爲進位開方法得周爲三
一六有奇一時信之公呂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對數
表傳自西人云呂屢次開方而得其數公呂屢乘屢除法御之
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其精心探索思入幻眇故深造自得
如此然不㠭自鳴也管公開藩楚南時汝懷曾與賓席課公子
震翌談謙之餘未嘗稍涉此術長沙丁取忠果臣曰所纂算學
拾遺質公屬余私啟其得失公曰是矣而見書未多吾向在維
揚刻書甚錄今悉燬於寇矣他日貽所自署務民義齋算學一
編余未嘗從事於此弗知所云也續藏而已是時公自滇南入

楚攜副室子女各一人入居危城或尼其來或勸寄孥鄉僻皆不爲動辦公籌饑綜覈名實不爲苟且補苴之計於大錢鈔票力格不行方興卽止故受累尙少持身儉約有逾寒素及遭罹歸里悉鬻服物攜書十餘簏卽行其後撫蘇守卒不盈四千倉猝賊至公整衣冠出督戰士賊遽前刺其額冠將墮手自正之鳥虜此可已想其生平矣近纂湖南褒忠錄於拊紀中爲公立傳頗具本末尙未梓行而果臣卽督率親炙之故又與南豐吳編修嘉善商確算學書問往復謀梓公書編修固嘗受學於公而深入奧窓者也今所重刊卽務民義齋原本之五種增入垛積招鑿一卷截球解義一卷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尙有堆垛

測圓三卷圓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軌
術一卷古今積季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凡六種求橐弗
得弓旛他日當公延余授公子讀長男萱時試於提學得優等
公一見器之令與公子共讀廟季春秋萱赴節帥曾公之招公殷
重門送之曰萬里之程基於此矣庸詎知穢五季而公父子併
副室施幼女澣姑及給役書室之僕楊安皆殉蘇城又九季而
萱殉黔苗之難往時一室相從主賓儉從遂靡子遺故自公去
至今汝懷輒蹟未嘗復入藩垣蓋西州之痛西河之戚其情與
事實視簪賢爲倍蓰也於虜公往矣浩氣太空下視人間世願
望種種皆如腐鼠曾何足一繫其念慮惟結習所存義章絕學

固公之素志今藉手果臣僕遼書復傳於世曷嘉惠來學在公
宜謂當然然豈期冰霜摧剝之餘湖湘間猶有門故人白首相
對重語公清風壯節而盡然於是編之希存也乎同治十一季
歲次壬申長至前三日

重刻李文莊公全集敍

前廟先達李文莊公名奔軼絕羣之才負伉儷奇偉之志始季
甫壯時初膺館職卽上書報政切直警動報政大爲感悟得反
三王井封之詔嗣是居詞苑而心存匡濟典秩宗而情切戎機
誠不欲墨守章句習爲曲謹自隱其儒修之量其所啟沃如
經筵進講諸章其所獻納如召更治日窳人材日匱請廣制額

精用舍及策僂安攘至計一再進戚氏兵書諸疏皆其犖犖大
者然公之畱心世務不獨立斡然也投閒林居不忘民瘼邑有
困敝輒與邑大夫汲汲圖之不惜代爲具艸如增遼饑絕餉糧
行戶馬及征丁戍兵編索青龍立廠諸議如藩府膳田祿口龍
船本邑錢糧諸牘類皆愷切詳盡洞中百譬蓋先生之於爲文
理根於經事練於吏情鉤參於諸子故意境恢奇筆勢奧衍而
曲鬯昆呂達難顯之情閱者無弗軒舞學識詞術可云并美獨
惜其淹滯詞垣十有八載竟爲應舉文字制誥之詞至數百通
然此體固曾所矜尙朝廷擇能而使與此選者目爲榮畚而公
所誤擗悉捐故嘗指陳如論辨策勵如詔令其爲有用一與他

文同也。往者河間紀氏論列四部之書，謂公學宗陽明，復提唱二氏。今述公生平，在翰在野，每日不以國計民生爲念。既意主事功，自召姚江爲祈嚮，而闡發良知之旨，僅見於選鈔陽明集。敍中其於他文，皆依據典訓，揆求端委，算非由體察致索而得。未嘗稍涉冥悟，而大不標講學之名。卽其名重東林，大由中涓嫉忌而指目之。在公落落穆穆，固不屑託清流以自重也。河間又謂其崇尚李贊，案集末山居裸記一條云：「庸德庸言，本無奇特。少季知解聰異，初時尚覺新穎，有翻到底只是腳踏虛空。」李謫星近稱卓吾老子詩有曰：「鼻孔生來原向下，勸君莫與鼻相違。」言殊有味。此不過偶舉其言，召箴後生曰：「卓吾老子殆當時

之戲相稱謂其詩夾游戲之詞公又轉述他人之言夾戲語而非莊論是可據爲崇尙其人乎在晉湖湘老宿多通釋典蓋夾風尙公旣衰負愧偉志在用世而迄不得稍施中歲多覲家庭膏肓之間憂傷迭見嗣息終㠯不蕃其注經㠯釋偈造字㠯懺心夾㠯寄情遺境云爾非欲闡其道㠯傳於人人也公㠯崇禎初季諭葬邑西漣水之濱地曰塘衝距敝廬里許汝懷少小時常往憑弔翁仲石獸廝有存者慨然於故蹟之日卽湮蘿及見遺集刻本儉陋欲爲重梓㠯售而久之未得就續今其族裔文學恩溥乃能細校授梓煥然改觀使公集於二百季後復顯於世而初不計囊粟之有無歟餘夾志尙奇偉者流矣先繕二季

歲在丙子秋八月

七律流別集自敍

律體肇於唐初而七言爲尤難工詩家謂之長句句長則懶適
微眇之境難臻而襍糅輒杳之病易犯故卽有唐一代專攻聲
律而盡能事者卒不多覩李杜齊名而此體杜爲獨擅韓柳元
白同稱而柳州佳製欲軼昌黎元相蘊吟遠輸太傅蓋才分有
獨至而工力有專精也風雅興衰別有時運迭爲消長草知其
然古今視俗頗歎銷歇乃復情馳浮慕不廢嘯歌意侈小慧罔
事研索又曰近體簡約成吟便易幾於靈珠荆璞人得握而襄
之自偏主性靈之說大興輕車闊轔捷徑可喜但圖嫗解益弛

工斲於是陳編皆堪閣束而絕詣竟可取辦之無矣其有資稟
翹異不安庸鄙則又務爲險僻不中架度揆之雅正其失則均
抑知健積爲雄醕而後肆先民有亯良楷優絀本自判然盍取
而一一核之乎緝唐詩者久有分體其專編七律則始鼓吹一
書自時厥後代有此集新城神韻尤專是體唐詩既饜時尤兼
及後代宋金元則或截至宋或截至金元其不取廟者曷不尙
嘉隆七子故或又從而收之舊本流傳固不少矣顧選家類皆
各據已見舉一廢百祇曷自怡非堪持贈漆園所謂一先生言
也答江文通自敍襍擬詩曰蛾眉詎同顏而俱動於龐芳艸甯
其氣而皆說於覩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草不論甘而忌辛好丹

而非繁豈所謂通方廣怒好遠兼憂諒哉斯言足闢蔽錮夫漫
尤配牘硝黃滌滯扶偏挾弊隨證施方未有壺中一艸肘後千
金謂可徧及盡人要諸畢世者也又況幡幡箭蒲任韓侯之自
嗜鐘鼓笙管惟吳季之宋音柰何捐廣居而就別業舍通涂而
趨絕徑乎蒙爲茲編自唐迄明分爲十有七卷得詩一千八百
五十五首取晉摯虞文章流別之義曰流別名之醫之濫觴歸
壑原委彼彰濟伏河奔淇纖自別若者瀾翻大海或則風靜清
漪惟厥狀之罔窮在解人之自索蓋備瞽寡識故眇成見大罔
設逞私智而進退古人牢籠羣彥也編緝條理別節具之咸豐
十季閏三月既望

駢體三三編敍

文章儼偶之體自唐虞迄漢西京書中往往閒見東京則漸有體段至齊梁遂成且工而妙麗極矣唐初尙沿前代獎許而外四傑翕然負時譽其後樊南大擅勝場而氣格遞變至宋而益變幾於不承權輿然徐鼎臣穆伯長輩猶有唐體也宋如歐蘇曾王諸大手大優爲之歐陽公辭安撫范龍圖辟命書曰今世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俗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俗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俗不爲俗今廢已久儼無好詞曰辱嘉命蓋牋表啟札之屬曰雅麗諧暢爲宜大當時所尚故幕府之才挾此曰自表見歐公所謂不免俗之又謂於職

當伯者職是之故至謂懼無好詞則不㠭爲易工又可知已蒙
季二十餘曾此問津逾時而輒非薄視之實有未暇洎近歲從
翰豫章投者紛紛屬爲推轂曰能叩客大率不任敷宣乃歎士
狃舉業制藝已外罕所通習夫緣無簡易之本已便從事乃掇
取六朝唐宋之文各目三十爲度命之白駢體三編意取適
用夫圖易曉其他鴻篇巨製有不暇及則已待其人之自游林
府焉而原流體格則略具矣惟初太極道立於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故古人之舉成數者少則㠭三三嗅三咽是也多
則㠭九九審九淵是也今要之㠭三積之爲九雖造化奧眇道
不外是矧在一藝之末若或存見少之思則恐躁心嘗之者遽

數不能終其物久之并其簡而已失也

唐詩六百編敍

唐詩本之通行於今者惟合解巋三百首二書合解之名殊不可解蓋明人唐氏汝詢有古詩唐詩二解各自爲言時稱博洽此本則節取其詩襲用其名割裂其注釋合古詩唐詩爲一編然書可合而解安可合將合古㠭解唐乎抑合唐㠭解古乎至單稱唐詩合解其說尤草能明此固半解者流攬竊前人之書目爲市名牟利之具非㠭求其書之有益於世有用於人也乃至行之二百餘季而不廢而竟無他本㠭易之則大讀書者之不求甚解矣三百首中皆當讀之詩卷帙無多誠便僅幼然於

古體太少。又不當別出樂府。而板經屢翻。愈益漫漶。敝工惡劣。
字畫草辨。譌誤百出。學者病之。往季每欲重刻一本。旣思原編。
頗覺過少。欲因而倍之。爲學子稍擴。聞見商於巴陵吳姿。則渠
久有此志。力贊其成。齊季馮安夷極慾。乃合諸舊本。而采輯
之。得六百首。有奇限於成數。多所割棄。鴻篇鉅製。有不遑及。然
各體之本原流變。大略具矣。夫學者。狃守固陋。不知其他。與矜
尙宏博。大而無當。其失惟均。是編脩不至陋繁。不至濫如苦其
多。則猶或嗤其邊幅之隙。如曰。爲少。則世之命爲詩家者。未必
悉誦此芟蕘者。而無遺也。登岱觀海之境。可由是而馳至焉矣。

同治甲戌冬月

鈔紀氏刊正瀛奎律髓敍

瀛奎律髓一書。目名目分類。俗者不書名書字。皆仿昭明文選。然昭明時。逕別號此書。則及別號。如稱呂東萊。則伯恭居仁。竝有東萊之稱。果誰屬乎。又或稱官而其中稱名者。復多甚至。人而其稱屢易。殊爲錯雜。至其分類四十餘目。旣有著頤類矣。而梅花與雪。又各一類。春夏秋冬。各一類。實瑣屑而無意義。其於詩算江西。曰抑西崑爲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少陵。三宗者山谷。后山。簡齋也。觀所宗主。宜若專尚氣格。而又標頭句眼。每於一二字句。稱奇詭僻纖仄。大爲竟陵先導。顧曰唐宋選本。流傳不多。而其中遺聞軼事。頗資攷索。故傳之。至今不廢。河間。

紀文達公伶瀨奎律髓刊誤廓清之功甚偉汝懷少時曾省覽之中失其本已二十餘季弗之覩矣今夏五月客省門於同縣胡子薦門許見此編其於刊誤不同者刊誤就原本點論此編雖備列類目而於詩多所芟汰略采原論而刊正之說尤與刊誤微異殆先爲此編而後定爲刊誤先生之於是書尤專且勤矣原本循方氏之次約爲四卷茲鈔則分唐五律宋五律唐七律宋七律排律無多均五律後尤爲四卷而盡去其類目已便省覽評點則悉循其舊撫所遺先生論詩門徑正大凡所發抒闕弗愜當惟剽夢得西塞山懷古之俗實只論王濬伐吳一事後四句頗病空衍而先生賞之謂第五句包括六翰未免因循

舊說溫飛卿過陳琳墓詩詞客霸才久撻定說先生曰爲詞客謂琳霸才謂己謂己則何曰憐琳哉然此不過一二不足病其全體之明通也當俟暇日再覽刊誤合勘之要爲定本焉咸豐十季重陽後三日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四終

男式常校梓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五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敍

除夕吟蘇詩敍

除夕吟蘇者，棟根居士與其伯兄所爲詩。不曰和蘇，嫌於與蘇，媿也。居士之季劣於伯兄二十，別宅而居，里距十許，往在豫章。嘗營度歲，思鄉念兄，擬效東坡岐下三詩未成，至是始與伯兄其爲之。并曰兒輩之俗聯爲一卷，會垣諸公見而和之，凡若干首。伯兄久困諸生，授經鄉里，冊入失子五十，再得穢二十五季，再失孤孫，憮稚可謂阨窮。然兄固曠逸委心任運，詩鈞鶯歌，詩自

遺愁宋居士無昌娛兄故刊此要乞顯訖昌廣其意也二蘇此詩和者蓋寡西涯有伯見懷麓集何跋空云曾別見一伯而忘其主名矣觀欒城詩注其詩伯於壬寅是爲仁宗嘉祐七年時文忠文定同舉進士授官未久卒在三十日前詩中乃兢兢於衰老壽考蓋志士憎曰深懇時逝雖春秋鼎盛名位鵠起不自矜持單門匹士老居人下窮約侘傺卒歲無聊顧上溯七百八十餘季撻拔賢詰遙與賡肅甯無恧邪抑已僭矣雖然日月之邁智愚所其悼友于之情窮達所同繫弦嗟嗟足憎倍甚東隅蕭寥可味彌切同氣故宜汲汲顧景孜孜爲譜宣其堙鬱達以譎辭將無吟非蘇夾何夕非除也乎咸豐歲在辛卯端陽前十

日

金縷靄春詞敍

歲二月杪尻士自邑里來星沙訪舊假館怡芬書屋一日與跋
交會飲觀香之室酒酣縱論漫叟謂尻士盍倚聲乎曰此調不
彈久矣然當試爲之退而得金縷曲一闋漫叟怡老人塾有
肅和同人繼俗合得二十餘闋聯爲一卷顏曰金縷靄春曰俗
於錢春時也索觀者眾遂付剛氏曰代鈔焉而曰唱龢先後爲
次念十季前與南邨語山諸老宿爲重九會南邨彙刻爲城南
唱龢詩若干卷其時跋患已癱諸老輒私憲之未幾寇事迭起
往時耆舊大半隕落存者離散不可合併蓋自韜興曰來挾厥

之惟恐不贍而韻事稀矣。四季之間怡老歸自關隴輾叟來于
麾下。飄風浮雲忽然相值握手道故私竊欣季而時觀孔亟相
對愁然。醇酒銷愁長謌寄慨。喧嘩既奏謌笑斯伦。凡昌邊曰而
已。詞中宰蟹諸韻等諸尖叉彊抑爲案嗣有龢章但用本韻中
字或竟要它韻目通其窮而廣其意固無庸鍛身求劍爲也咸
豐十有一季四月望日。

琴源山房遺詩敍

詩家有風會有好尚。風會關乎大局。物窮必變。則有人焉別出
機杼。自力持於前人流弊之餘。宇內翕然從之。及其弊也。人心
又廢然思返。一蘺之微火。幾如五德之遞嬗。煥然好尚則出於其

人之私嗜性之所近見之獨別往往勇於貢育不爲風會所移唐以前無論已宋自廬陵臨川已變楊劉之體而眉山崛起於熙豐元祐閒卓然成大家世無異議而金源元裕之頗有微辭見於論詩絕句國初新城秀水兩家並稱伯者王尙書曰耳食紛紛說閑寶幾人眼見宋元詩而曝書亭集之言學詩淡已宋人爲病二公交稱韓逆而議論不同如此要不害其爲各有所得也吾鄉詩人自順治翰日至乾隆相續不絕如郭幼魄王山長唐魏子陳滄洲張湘門張紫峴諸先生先後輝映紫峴至嘉慶初猶存諸老既歿雨湖詩社嗣出歲會月要轉視前輩爲盛士夫韋布土著流寓襍然甚進蓋時方殷盛物力充裕諸君

優閒無事藉此銷日大氏流連光景求工懽娛人既不齊詩丈
不居一格草名其爲開寶爲熙豐元祐也旣而生事日艱詩社
日疏不復有往日燕遊之樂至道光末而風流銷歇久矣余邑
中季相若而過從之久者草如馬明經敬之言孝廉友恂二君
與余皆少曰治制舉業授訖自給撫專工攻詩固未嘗入詩社
卽往來贈答之篇大寥寥焉余嘗欲偕二君重振雨湖卽稍延
先輩風雅之緒旣無往者詩社寬閒之境二君遽相繼奄化余
益無意於詩而二君則皆有詩艸存也孝廉於詩饒他嗜獨主
辱公所作具有清思逸致視肺蠶卽爲才氣拉雜卽爲瑰瑋者
獨有翛然塵表之觀琴源山房詩鈔數帙皆其手橐久藏篋衍

旣爲摘錄七言近體入潭雅編中念後死之身老景侵逼恐未能表而出之已問諸世因歸其家俾後嗣慎守之改題曰遵詩者悲其中道徂謝塵留此未竟之業也咸豐十季歲在庚申上元後二日

怡芬書屋詩艸敍

從古詩人少達而多窮有唐一代詩稱極盛其赫然在上位者非無其人而李杜大家率皆官閥不顯其身居大僚而寥然有集傳於後者惟蘇廷碩張道濟張曲江高達夫令狐穀士白樂天元微之韓昌黎諸家可僂指數餘或偶涉吟詠篇什寥寥而浮沈末僚嵐山林顚頓之士往往大昌於詩連篇累牘傳諸千

禪故說者曰謂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音易好又曰詩者窮而後工而實不盡然也善化易念園先生曰名進士迴翔郎署十餘季出而分符南海未幾建牙秦中繼又總制全陝窮邊賴其戢綏九重資爲倚畀殊勳偉績卓卓可紀視唐張成肅之於梁秦嚴鄭國之於岷蜀奚啻過之成肅鄭國矢諱不多而先生前後所爲詩至四五百篇其爲集者凡九曰麴塵曰拙廬曰岫雲曰松寮曰徵車曰隴西曰无妄曰唾餘曰詩餘位之達如彼而詩之工且富又如此盛矣哉始先生居秋曹屏絕羈應專務所司處分獨當而得平其後天下有姦獄輒委按問使車幾徧區寓蘭州蕃部有大獄事涉重臣先生時權臬事處洩無所瞻

徇人尤旨爲難其治廣州劇郡訊讞皆躬自操持之不㠭翹翔應接廢民事蓋慎於職司心無苟焉而性情淡定無入世好尚輕重之汨於內故能一切不顧而獨求其心之所安其於詩也不斷斷於一代一家之說稱心而出不爲摹擬達意而止無所緣飾而準之古旨曰來伯者之美實不煩繩削而合焉是先生之伯詩與伯叟同本諸其心而已無入世好尙輕重之見存焉者也夫詩人眾矣類多攻苦從事求工章句而工弗工傳弗傳顧不可必先生駁歷中外竭慮民物未嘗壹意於詩之工工而傳也然而秦人詠之矣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則又安有不傳邪汝懷交於先生廿餘季來廬兩見面書問次第一二通往歲戊

戌旅見於都門。儔眾中未之通辭。其後續取穎川。遂爲姻亞。治
輶車入粵道出長沙。始得數數晤對。然談次不及詩也。先生旣
言勞憊引疾。養疴關隴。今春得歸里門。季且七十矣。汝懷方伏
處江鄉。日鑽故紙。學不加進。蓋才質所限。心勞曰拙。不足與於
斯文久矣。先生乃寄示巨編。屬校而敍之。豈治源舊說。將有取
於窮者之工邪。徒使人騰笑於窮達。工拙之大相逕庭也。咸豐
十一年閏三月立夏前一日。

耐庵詩存敍

善化賀耦庚先生。㠯往歲戊申。卒於里第。嗣子詒令中翰。揆括
遺稟。方擬刊行。而寇事併。罹家江鄉。久之中翰又歿。今再期矣。

先生疏棄寢在官公牘之屬凡數十巨冊而詩文存者無多蓋其生平專心政理不甚刻意詞章任閩藩時復召譖謔之灾悉付灰燼故今所存者皆出搜緝也公猶子潤山學博恐久要敝佚取詩文稿先付嗣氏屬汝懷同校勘之乃編爲詩存三卷文存六卷稿經傳寫譌誤實難其難於案測者姑仍之已先生於詩不事雕飾而氣體清迥真意益然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觀集中河南途次一詩乃總制滇黔左遷豫藩時伦惓惓民物情懇意夷詎有幾微得失之見在其意中哉此又不當召詩論矣校畢爲識緣起召族蓄道惠能文章者敍而廣其傳焉

城山艸堂遺稿敍

蒙季弱冠始與外人交接而郴人士爲最先其與外人談論詩古文辭大松心明經累仲爲最先猶憶道光乙卯秋贊君與喆克筠心考功寓南城吾邑黎月橋侍御桂陽何續之吉士旅寓皆相如近日得數數見其季考功與侍御中雋公穀三載吉士又中雋公其後得於大比時相聚伯絮談者惟君與余君嘗歎曰來非求舉也圖一見友朋而已迨歲癸卯余遊郴假館州署拜見尊甫丈人則考功已歸道山廬得與君夙季子葵心相見於時天寒歲暮風雪淒厲人事牽役語不盡意然其閒曠隔者已七八季而君之丰采意致不殊曩昔私計後會方踰不謂更歷十季不得再見及咸豐乙卯初冬余甫至南康勦營而君之

惡耗至矣君之爲詩初經考功指授取徑幽迴不甚涉唐宋諸家不爲牽率剽應大不事修飾邊幅往往孤吟閒寄自寫懷哀如蟬咽露枝鳥歌春林天機自動不可言詮見者謂其取法濛魏夫矜尚濶魏正詩家一病摹擬廓落頽合神離按諸中藏榜然無有卽其慧穎忽新恆適可誦夫馬首絡耳若君所爲詩意指微婉性情篤至初非皮傅古人比也然君困諸生數十年不獲見用於時老遭世變出力捍衛州里至於臨難不辱志行卓犖一蓀之傳云乎哉君有四丈夫子皆名枉庠序長次兩君已登仕籍今謀梓遷詩拳拳惟恐失墜蓋目見孝友之貽於來裔者遠而善人之有後也敍君詩良用欣慰云同治壬戌五月

卷十一
黨方山莊詩集敍

侍御月喬先生於汝懷爲十季長其登賢書歲在乙卯是爲道光五年季季甫踰三十其時資脩脯養親從游者眾未嘗多訖詩然其詩境則已淡矣先是時汝懷初游泮水與先生邂逅會垣邀季之多往訪於邑西懺心佛寺凡上無所謂墨程之本而架庋先正各家之文凡數十冊自言羅泮一編能暗誦之併評論不遺心謁其拔出流俗懺心寺者尙明李文莊公騰芳所建贊落過半勢猶宏敞古木修竹掩映其間汝懷樂之旣而僦僧房與先生東西尻夕游游撫不偕山椒溪毛之間無非詩境特未暇目爲耳或目綠萼梅畫扇屬題周翁者爲七言律詩四

章先生怫然謂余曰某君自負時蘺老宿則談時蘺耳何用伦
詩如此顯者數絕句足已了之而若是豈重乎蓋自乾嘉之際
一二學使者提唱風雅邦人靡然從風流連景物矜尚藻采顯
多贍物伯必連篇時之風尙使然算已爲詩之道不如是也先
生旣罷禮闈南歸仍數數相見見則誦其近詩及歲辛卯復授
訖於陶公釣石對岸地曰燒窯港者余適次假館孫氏宅相距
牛鳴地過從如曩時一夕見遠水清澂斜景盪漾先生曰吾昨
獨游於此得句云夕陽空翠舞人到自懽孤舟一葉來殆已喻
獨得也其後一聚晤於都中三數聚於邑中皆數季始得一見
而屬接紛緜語言咙穉撫復往時之清境矣先生好談詩而所

伦不自綜搢，隨手櫛佚。旣歸道山，長君贈太僕福疇，裒集遺橐，就正令協揆。揆曾戾於皖中，太僕旋召勞猝於涇橐，夫不復可得。茲編則仲子福保所重輯也。余召詩顯案其歲月，則配於丙申丁卯，聞訖於甲寅十餘季耳。中又宅恩必無所伦，其四十召肯之詩，編中無一存者，則櫛落久矣。然先生天機清曠，風趣流溫，略無俗物著其胸肌，故出語疏俊雅近睂山而性術摯厚，繁繫國家眷戀，友朋時具往復，纏緜之致，就其淡至處，繹之可生人流連慨慕之思。一櫛，足知鼎味而豈枉多乎？爰循所歷之蹟，次爲六卷，詩餘坱焉，其歲月無稽，不能悉無凌躐，轉寫失體，不能悉無譌舛。先生晚治形聲之學，故爲稍祛俗體，召副雅尚，當先。

生被議左遷曾詳書其由旨貽余未及奮而赴旋至今一星終矣始爲讐校遺編其文之勵存者大爲錄入湖南文徵所旨塞後亦之責者如是而已酒壚宛在邈若山河不重可悲哉黨方山者所居地名也

古微堂詩集敍

新化鄒君季濱釀粹邵陽魏倉人詩集成書屬汝懷旨校讐且索敍余曰俗者大名歟宇宙知交徧寰海不當敍旨闔汝無聞之人季濱曰舍人生乾隆之季令其存世將八十矣所與交遊名卿碩彥蠶落殆盡不獨先兄未續父之殉廬雖存者惟道州何麥方遊吳會遠算致之子齒墜與接近宜有旨知之且今茲

不已采擷其體數十入文徵鉅編乎固宜併其詩論次之也
余曰衡是哉乃㠯夙所聞知於朋舊者爲之敍曰舍人旣具世
人所未及之稟復爲世人所不攻之學當其弱冠舉嘉慶中拔
萃蓋出蕭山湯公特識非㠯尋常少季才俊視之及冗京都破
屋昏燈敝冠垢履數月不易衣屢旬不薙髮㠯探索古籍凡時
世所爲工揣摩趨風會㠯斬速化者舍人不屑也然久之卒舉
京兆文中精奧語上邀宸賞制輒遂別爲一格世人尤復幕
之重之自是入藏省讀中祕書蓋從三館宸儲藏富有之家取
觀偽書遍書車相屬於道不絕長安人海中紅塵滚滚轂轉如
雷若不聞於佔畢之日卽有殫心覃冥之士念慮襍者撫其蹲

壹伯輶間者無其彊毅也故其爲文也悉本所心得而發抒之無沿襲義理應酬語浩浩落落自達其見自伸其說舉經術政理之大古今治革之故旁及術藝緯自攷證博綜其殊致納繹其佚義而昌奧如經衍如子者出之於是古文又別爲一格有執唐宋文家之格法自相繩者舍人不屑也其於詩也炎然少自擘求蘊魏致力甚勤評注之本屢易其後空諸所有自行胷心一如其爲文然達難顯之情狀未道之景古質如謠畊暢如策櫛比如贍於是詩又別爲一格有謂唐宋自來詩家派別繁多而未有此體者舍人不屑也然綜覽其中則爲清幽爲闊肆爲淡冶爲穠麗凡詩品所有者莫不具焉信乎才之大學之博

也故夫舍人之爲詩也初未嘗不於詩求詩而終未嘗於詩求詩謂之爲詩非其所忻謂之非詩非其所憎彼直自道其學自且已經緯之才箸伯等身海內傳誦久矣甯必已詩見哉舍人卒成進士令興化牧高郵皆有善政茲本唐人重內之意稱舍人云同治九年秋初

白首晦吟詩敍

督勝國之季華亭有瞽而成學者曰唐汝詢仲言仲言五歲器明旁聽謁兄誦讀遂博通經史及詩古文辭嘗於廣座中遇名卿謂之曰古詩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果伯何解仲言禽曰枯桑無葉豈知天風海水不冰豈知天寒時服其通數所著有

編篷集所箋注有古詩解唐詩解諸書其唐詩引證皆唐呂嶽舊籍述一語闡入宋元者其學之博而不苟如此此自左後之最巨會著者也長沙橘農湯翁旣老而曾不鱗而獨令弟子惠時分石田粟資之常苦不給余近與惠君相過從固不知其有是兄也一日惠君袖一帙來索之祕不復出曰此友人爲家兄謀利市之具俚俗拉雜無足觀者强出覽之歎其處境之艱用心之苦惄而謂惠君曰子知坊本有所謂古唐詩合解乎此不曾者竊取曾者之書而沒其引證演曰鄙說觀其書之立名先已難通顧自康熙召來版刻屢更而唐氏書久不行於世此非天窮曾人實世尚俚俗也翁今長夜失旦聊藉土風方言銷耗

歲月曷明知其俚俗而爲之視不冗俚俗而轉不免出於俚俗者何如也是固可味之酸醎外矣惠君曰善遂書諸簡末歲在甲子六月

味舞味齋試帖敍

試律於詞章爲末故人往往卑視之然非資學甚至弗能工也唐人此體最盛而名篇傑句卒不多覲近來此體稱極盛而卓然名家者可僂指數蓋惟博綜古籍復涵濡六代三唐之各體詩斯有左右逢原之樂而其格調韻致又必各肖其人之性情非是則效顰學步徒具匡廓而寡真氣固與論各體詩無殊也宮贊龍伯華先生自爲諸生時卽工律體試律尤所研究試

場詩出爭相傳誦。先生孤冷淡適。尻詞垣二十季。意致蕭散。未嘗與要人通謁。朋儕聚晤。大落落寡言笑。閉戶讀書。尻都市如在田里。一官落拓。生計窘束。弗顧也。歸田。自來歲入。益薄。厨不足以供。先生適然不問。有無閒適之餘偶。寄吟詠。然不欲出自已。示人。廸後所爲古今體詩。時時見於他處。人或詢之。茫然不知。有是詩也。今季見七十餘矣。嗣君孟湘昆季。裒藏試律數百首。少伯大有存者。恐曰久。敝佚屬小阮。吉皆茂才。編爲四卷。校梓之。非先生意也。先生之於詩。矯近人滑率之弊。專主研練而延。季之刻縷。與康樂之清雋。兼而有之。其妙處。實自性情中流出。縝密靜謐。一肖其爲人。而韻度爲尤勝。蓋其醞釀者。久而淡矣。

某與先生同里閈有戚世訖。兩家老輩互相師友，交契經四世。某八九歲時，先生名已噪於時。齋居甚近，時用親炙。迄今四十季而舊時聚處往來者皆奉下於先生。今存者寥寥無幾矣。因敍先生詩而感慨繫之。

重鈔張湘門先生酬文評本敍

邑先達張湘門先生評點薦齋小顯文百三十餘篇。先祖父見田公假其手，彙鈔存家。塾汝懷十歲時初讀時文，卽此本也。先生諱璡，字豈石，舉康熙戊子鄉試授舞錫令，游擢至大理少卿。與其弟瓊爾石、玢蔚石、瑗昆石科第競爽，文名藉甚。未仕時，卽應聘江南分校鄉闈，後水老宿陳桃文之駢嘗評其文云：如聽

海濤先生大有制義刻本。然聞先生紫髯偉貌。負經世才。袁隨
園稱其倜儻權奇。赤手捕盜與魯亮儕齊名。則宜不屑屑於時
輒之末。乃其於談藝也。恪守先正之理脈神韻。而淡戒趨時。吾
不知先生之時之文爲何若。而若今時之爲舉業者。則視三科
言虧卽爲宿物。而鄉塾課徒大幾。不知明文爲何物。伦者爲何
人。視汝懷生長強壯之時。而風氣又大變矣。夫如聽海濤是何
文境。而其指授初學。只是簡明嚴謹之文。白首不忘童習。豈非
先輩之爲舉業。固有相承築繼。必由顯易。昌馴至變化神奇。而
不容躊躇。與先生之自創。刻本久佚不見。卽此評。本大不聞他
人。有是獨藏匿於余家。故書堆中。且七八十季。而紙墨大將利

敝矣乃亟捐四縉錄此副本希故簡之尙存續孤本於弗絕聊可顧而樂之獨憶咿唔是編時祖先師長之音容不可復見童稚酣嬉之歲月不可再得又爲之愴然舞已也究緒四季歲次戊寅冬十月

蓼花齋詩存敍

蓼花齋詩存四卷詩餘一卷試帖二卷長男萱之所作也萱昌征苗殉雖黔中遺橐敝佚七八季來次男萼胤孫正粵等陸續搜集次而編之如此始萱將誕其母寢人示召宮詞旣覺惟記一語云君王賜我忘惠艸詫曰其將得男乎及生遂名召萱而小字之爲忘惠子幼從母受灌魏古詩樂府卽教其召韻叶句

聞呂諗余曰諗癡如昆是可學耶余謂詩起歌謠出於天籟本不於章句求工赤子之心質實無僞所謂嘵笑皆真實詩之本原也至後來章句悉工時則天機斂於人爲而真意亡矣及萱稍長痛母之亡錄存其幼伦自識其端謂曾承慈訓弗忍擲棄故今茲仍㠯編存卷首蓋悲其志之未遂業之弗卒而又愴念其母鞠子之勤雖在孩提期之甚切而奄不及待也萱之外大父周先生諱系蔚爲永綏學官季七十餘告歸而歸女於余及見萱之在衰喜而諗云眠能警覺心常寤曉不號呶意最和翁本詩人并其女之詩皆入鄧氏沅湘耆舊集余妻別有擬嘲人天啟宮詞百首經其從兄子堅大使詔樸刻於揚州其吉劭閑

詩詞橐本猶虔閣篋衍未之梓也。暨承緒餘固應能詩，然其於文彝心奢途襍，未嘗專意聲詩。迨歷戎行，紛於應接，益乏精思。壯不如人，何論幼少。徒以季甫強仕中道，摧折闕所成就，惟所書真艸數種，刻入昭潭新集帖。駢牋襍文數首，坱入湖南文徵，皆出諸耆宿長者憫而恤之，過而存之之厚意。昌外勵抒是編，慮其久而佚亾，爰并叟傳墓銘悉鋟之木，親故惠錫哀輓之辭，大坱於後。俾其藐諸孤各有藏，奔他日長成得攷見其父之涉歷交遊，身勞志苦，昌發其畢生之哀慕也。詩固可存而不論矣。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五終

男式常校梓